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二十五

平湖顧廣譽惟康

蕩

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最盡至後序謂天下蕩蕩然無綱紀文章蘇氏以爲非詩意尹氏焞亦謂與首句全不干事與詩亦不倫知解師所增（見和靖尹先生文集）是也歐陽氏以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亾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嚴氏謂非當時臣子惓惓之義中其失矣陸氏詩學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無一語顯斥厲王結撰之奇在雅詩亦不多覯案章法之奇由於用意之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葢不獨風爲然也

首章之上帝傳謂以託君王姚氏是之允矣七章匪上帝不時仍是言天者蓋借上帝託君王以嫌於斥言耳下託於文王之咨殷商則上帝還其本稱非雜出也

天生烝民四句陸氏云即康誥惟命不于常君奭天命不易天難諶之意蓋望王以永保天命也姚氏亦云詩又言王所以其命多辟者自恃崇高之勢而已而不知天命匪諶也人君有初不獲終者多矣若殷商是也案如二說方是爲下七章緣起春秋傳晉士會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衞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義竝可證蓋曰天自生民以來與奪無常固如此矣若生初之理正所謂有物有則者也夫何不可信之有韓詩

外傳引以證人性雖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此斷章取義非詩本指

傳彊禦彊梁禦善掊克自伐好勝人釋二者似無別釋文以掊爲聚斂漢書酷吏敘傳曾是強圉掊克爲雄顏注掊克好聚斂克害人孟子掊克在位音義亦謂深克腹民之人依此方與彊禦各一義且周語明云厲王說榮夷公桑柔謂之貪人敗類茲舉小人布列不應遺此故集傳以彊禦爲暴虐之臣掊克爲聚斂之臣何氏古義謂彊禦是妒賢疾能者下章彊禦多懟是掊克是聚斂巧取者下章寇攘式內是最確　又案首章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箋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正義謂君之於人唯此而已則集傳亦本之毛鄭也

而秉義類四句箋以彊禦多懟寇攘式內就王用小人說流言以對爲小人對王集傳義略同蒙上章言所用皆彊禦掊克致怨謗之無極也寇攘何氏謂卽上掊克爲是小人倚君上之威居中用事以寇攘於下也若呂記從王氏以彊禦多懟二句斥王顯與上章不合

四章爲前後數章樞紐前兩章所謂無背側無陪卿也後兩章所謂不明爾德也姜氏廣義云炰烋是虐斂怨是貪

天不湎爾二句錢氏詩學謂不義與上義類相反推所以湎酒之由惟不義之人是從是式也顧氏學詩亦謂天何嘗以酒湎爾乎由爾於不義之人是從是式故也此爲分明既愆爾止四句文義相承既愆爾止則式號式呼矣靡明靡晦則俾晝作夜

矣何氏謂極言湎酒之事式號式呼比徵爾止尤甚俾晝作夜視靡明晦更深是也此不明爾德之實事

箋以蜩螗沸羹蒙湎酒言然厲王失德莫大於貪暴不獨在湎酒集傳以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指凡政事言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顏注謂政無文理虛言蹲沓如蜩螗之鳴湯之沸湆(湆古玩切說文鬻也)羹之將熟也集傳本此

小大二句傳箋集傳未允錢氏謂大小臣民外喪將至方氏以人指助王爲虐之柄臣得之惟其以人言故曰近喪惟其罪助王爲虐之柄臣故曰人不曰女與爾然用事者由行之卽是王之由行故下曰內奰覃及鬼怒固胥歸於一人之身也

傳鬼方遠方王氏總聞謂楚俗多鬼指楚高宗伐鬼方卽殷武荆楚此舉最險要者言之季氏私記亦謂唐高祖以爲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唐曰突厥一國異名非也大王避熏鬻之患本在殷時則商亦仍熏鬻之舊未嘗有鬼方之名也至周始名玁狁耳又世本注鬼方于漢則先零戎後漢西羌傳武丁伐西戎鬼方然皆無確據今按易言高宗伐鬼方而詩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之地在荆楚中明矣史記楚世家亦云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此詩先言內奰而承之以覃及鬼方正謂峻厲之威及於遠方與史殊合然則鬼方非荆楚而何何氏並引之此足補疏所未及高宗殷之賢王必不從事西羌至三年之久也

七章經辭有微指是時老成莫得用事穆公正傷其有老成而不用以取傾覆也顧氏云匪上帝不時正見天命之有初鮮終由爾棄舊人不用廢舊法不行所致而非天之爲此厄運也雖無老成人云云者不自居於老成人而以尙有典刑言之明王之不用老成也觀下曾是莫聽可知大命以傾預卜其將然之辭其說爲善蓋姑爲是言先令其知卒由舊章知卒由舊章即知卒由舊人而彊禦掊克蔑由進矣存亾之機在此

卒章蘇氏訓義分明集傳用之是也歐陽氏謂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已鑒夏之亾此非詩指文之與湯何待有鑒而然哉又謂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則豈非召公所忍言矣

首章言王命令之多辟而曉以天命之靡常也二章言王之進用

小人也三章言王任用小人致怨謗之無極也四章言左右皆小人以致主德之不明也五章言失德之徵於言動也六章言失德之徵乎遠邇也七章知國之必亾而歎其不用舊人舊政以自絕於天也八章又歎自絕之莫可救止猶冀其鑒於覆轍以悔悟也

抑

序所云衛武公刺王亦以自警是也其云刺厲則誤李氏謂仕於亂君之朝自警可也先朝之事往矣自警何爲詩只是指幽王衆賓之初筵序稱武公刺時幽王荒廢武公既入而作詳此詩閒言王朝時事亦必入爲卿士而作幽之去厲中隔宣王四十六年非刺厲明矣故序既以賓筵爲刺幽不當復以抑戒爲

刺厲陸氏詩學言之幽王沈湎於酒賓筵之詩屢陳威儀之失此詩正與之合顧氏學詩言之疏述侯氏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言刺王室不言刺厲王則詩辭可通亦所由得列於大雅云

呂氏謂史記國語未可據當一以詩爲正案史記年表武公以宣十六年卽位卒於平王十三年本末昭晰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云云下曰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蓋以規切子亹自謂老耄故舉武公最後之年爲辭謂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非至是始箴儆也懿戒自儆特又舉其傳於後世者以見之非必卽作於年九十五時也史記國語殊未見不可據若云以詩爲正

則厲王之云特出於序說初非詩有明文此皆其未及更定處范氏補傳又謂武公爲諸侯庶子作此詩至老常誦之嚴氏從之疏固云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庶子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矣何氏古義謂平王時作則黍離以降王固已有風無雅矣揆諸家不敢斷爲幽王時作者以列於蕩之後桑柔前於詩次有不合耳然武入爲卿士實當幽王之世則詩非作於幽王時而何詩次不足過拘也

箋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案鄭此義甚精威儀者脩身事也云德之隅則可以見其正心誠意之實功矣此自然之符驗非可強爲也嚴氏謂所言脩身治國

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是已

傳邦無道則愚箋賢者佯愚如不肯以畏懼於罪集傳從歐陽氏哲人不自脩愼亦陷於昏愚而戾其本性案傳箋以爲刺王其謂懼罪不爲容貌空也集傳專以爲自警則佯愚之義無所施不能不釋爲反常何氏謂九章明以哲人愚人對言語意與此相應哲愚相反果其眞愚又何以稱哲人乎良有理葢此詩由刺時以歸於自警首章原以刺時當從傳箋人亦有言以下言小人道長哲人佯愚爲下章無競維人訏謨遠猶緣起首二句則爲有覺德行敬愼威儀緣起也

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箋文明著且有左氏傳可證朱子必以爲能盡人道者葢如舊解則此篇之旨於用賢意無所屬耳

然實非無屬也上言哲人而爲愚則有人如無人矣瞻卬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得人則文足經邦武足戡亂國勢所由彊而四方奉爲訓矣中庸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欲得人又必本之於有直以大之德行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承無競維人句說國之藉以彊而君與賢人其之者也又必本之於敬愼其威儀皆先王治天下之大端也武公陳此以箴時王之失而爲卿士爲國君之道亦不外焉經文脈絡蓋如此

有覺德行易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者也此非敬威儀而密之於愼獨何以能至德以爲本然後能得人以遠大其謨猶而時定其命告訏謨

二句集傳至矣輔氏謂所謀者大則其命令之出也必審定而不易朝令夕改者不能訏謨者也所圖者遠則告戒於下者必以時而不忽號令不時者不能遠猶者也亦善是時朝廷用事非人謨不大猶不遠而命告不可言矣故特言之別言則敬愼威儀德也統言則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莫非德之見端觀九章維德之基順德之行兼承謨猶命告說足以知之詩自以德爲主耳

集傳以女爲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辭是也至以今爲武公自言己今日之所爲輔氏謂此言當時習俗之不善而恐己或墮於其間正所謂自警者也然雖自警也而所言固皆王者之事以身爲王朝卿士實亦與有其責安溪李氏謂其在于今斥

時事言顧氏謂武公自警何至以迷亂顛覆荒湛爲言其意自屬王朝而特令人命己而告之則又似全爲己設者得之蓋興迷亂于政與無競維人訏謨遠猶反顛覆厥德二句與有覺德行敬愼威儀反湛樂卽顛覆荒湛也弗念罔敷求克共卽迷亂也皆與上章對而下章又與此章對嚴從錢范以今興爲句失之

呂記引集傳舊說天所不尙則淪胥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其不至是也似善顧氏謂欲其不至如此則必修潔自新以表示於民又必戒備戎兵以防患於外夙興夜寐三句對上顛覆厥德以德之細者言修爾車馬三句對上迷亂于政以政之遠者言舉細以該大舉遠以該近也此勉之以救亡之道也戒戎作遏蠻方亦指王朝事若惟武公自警安得及此案

此說甚諦夙興夜寐三句即有覺敬愼之肇端其修爾車馬四
句非得賢人而具訏謨遠猶則不能也
傳質爲成不若顧氏訓證爲允嚴氏謂民之質矣之質則遠矣
箋侯爲君不若集傳諸侯所守法度爲安蘇氏謂天子所以御
諸侯之法度則迂矣不虞傳謂非度箋謂不億度而至之事是
也侯度之謹不謹民情之向背係之知所謹且質乃所以戒不
虞防意外之患並不忽於近不惟其遠也自此以下自警之意
居多此章至八章顧氏謂承敬爾威儀而詳言之然矣而未盡
出話自是謨猶告命之事不應在所略也質爾三句又爲下四
章緣起謹侯度其綱愼出話敬威儀其目愼出話承訏謨定命
二句敬威儀承敬愼威儀二句顧以五六兩章申愼爾出話之

義七八兩章申敬爾威儀之義又以人謂羣臣民謂庶民卽下章朋友庶民小子質人民猶質諸鬼神之質質人民以謹侯度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也安溪李氏又以戒不虞者必先於出言之閒發之於身則瑕玷者不可補矣加之於人又無有不讎報者自朋友以至庶民小子莫不順而施之則豈特朋友之乎信哉其施於小子也而子孫繩繩有以化於家也其施於庶民也而萬民靡不承有以喻於國也竝確凡皆言質人民以愼出話之意玷不可爲言無不荅卽所謂不虞也愼之則順於人卽順於民而後嗣亦不可略也故幷及之箋以言爲教令是也以小子爲庶民子弟則非李氏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

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揜也亦善故此出話指教令卽二章之謨猶告命也說者誤以爲威儀之大端而詩指晦矣箋以輯柔爲脅肩諂笑此與上下不類又以屋爲小帳漏爲隱禮祭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厞隱之處附會禮文尤非經指歐陽氏更其義集傳闡之其理與大學中庸相發陳氏啟源主箋說且謂朱傳純以愼獨立解戒愼恐懼聖賢主敬之學自應如此非因畏鬼而然何必援神明以自繩束邪不思神卽天也神之格卽天之監也如陳所云將毋詩書凡言敬天者皆非乎噫過矣　爾友君子集傳采歐陽說而益精之不可易

顧氏以七章言威儀之敬其顯者在交接士大夫時微之及於爾室屋漏之地凡此皆爲德之事也曰不遐曰尙曰無曰不可

曰㓾可皆使人飭己之辭亦所以告王也其義爲允八章淑慎二句箋謂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似於義無甚別蒙意淑慎爾止承不愧屋漏來不愆于儀承輯柔不遐來能敬儀能慎獨必無差忒殘害之事少不爲人所法投我二句箋謂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彼童二句王氏謂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藏小子耳非其理也集傳呂記從之義皆明確二章蓋皆言質人民以敬威儀之意施惡必以惡報亦所謂不虞也投我三句比體

傳止至也引大學止仁止敬以證固善而接之上下未甚協許氏則謂止者靜也未動而接物之時卽上文戒懼於屋漏者也淑慎於所止以爲之本及其發也則不愆于儀無僭差害理人

豈不爲之則哉案許解止義極精若以相鼠人而無止傳止所止息也易之尤爲止字常訓止息則靜矣淑慎卽愼獨又二句文勢亦以平說爲安

旣舉愼出話敬威儀二者又究言其所以然治國之大端具矣然聽者不能虛懷納善見之於行則終無以進德而德且日敝故九章切言之下又反復諄詳庶其聞言而加警焉十章之靡盈乃其所以能順德之行處惟溫恭者無盈滿心也

十一章安溪李氏謂天道昭明民生於憂勤而死於逸豫奈何夢夢其心藐藐其聽反以敎汝者爲虐乎豈汝旣耄而猶未之知乎申前章覆謂我僭之意顧氏謂承上莫成而言孔昭與弗尙相應靡樂與湛樂相反此二條可見古人立言章法

末章應篇首數章告爾舊止疏謂所陳皆先世舊章是也顧氏謂我謀卽所言修德之事大悔對下喪國說安溪李氏謂天方艱難曰喪厥國以時事言取譬不遠昊天不忒猶前篇殷鑒不遠之意俱當回遹其德卽顛覆厥德而大反乎有覺德行者夫如是則厥國必喪而使民亦罹其大棘淪胥以亡之道也

蒙定從李顧之說又深有取於方氏焉方曰首章曰維德之隅次章曰有覺德行三章曰顛覆厥德八章曰辟爾爲德九章曰維德之基卒章曰回遹其德威儀德之隅也謨猷德之則也言語德之章也三者乃德之實見於行者也然德之護持於己者莫要於慎獨不能自嚴於屋漏則胥儀以亟爲猶不遠出話不然不可以言德矣故七章探其本而言之德之求益於人者莫

切於聽言不能虛中以順納則威儀之不類出言之無章謨猷之不臧莫可正告而德日蔽矣故八章九章復發此義後三章則反覆諄懇以申戒也此條通貫前後示人以希賢修德之方頗爲詳盡

張氏次仲謂武公三詩分隸三體淇奧國風是歌其成德賓筵小雅尚是據其一端惟此篇於修德之要作聖之功至詳至備雖以意兼儆王故入大雅而實義理精深文武周召而後聖學淵源爲能紹而述之顧氏謂淇奧言成德此篇言修德合而考之則淇奧所謂切磋琢磨瑟僩赫咺者具見於此而充耳會弁之容金錫圭璧之德一一可想大學引以釋至善此篇即其義疏與

桑柔

此詩注疏集傳竝以爲通刺厲王呂氏謂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王氏炎謂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用小人是也許氏謂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臣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王已失詩本指安溪李氏以後八章爲僚友發非斥在上者其章句亦別意與前八章各爲一事感諷而皆一人之作一時之言故采詩者聯而屬之則臆說之甚矣案詩首四章以亂及天下民不聊生發端五章至八章言王不知序爵好用家嗇不考慎其相皆斥其所用之匪人而以七章列於其閒見天下之亂由此也九章以下多言朋友言貪人而不明斥王者猶民勞板詩之假同列爲說以

王監謗故也然意仍在王前後脈絡相承其刺臣皆以刺王言聽任之者誰也而云各爲一事可乎

集傳用蘇氏義視箋尤直截至其體自屬與傳爲是倉兄之訓則傳蘇並通

二章至四章箋申傳以爲天下征伐不息集傳所謂皆征役者之怨辭義蓋本此君子諸家指王爲優競傳訓彊箋謂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其義是也誰生二句則錢氏云興兵之禍階於用事之臣確矣

國步當從陳氏訓國運疑傳定也釋文魚陟反疏音凝陸爲長集傳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又以居無所定徂無所往釋此二句

均當君子實維維只是語助嚴氏以前俱無詮釋可見戴氏以

爲維持何氏以爲繫維誤
總上三章而曰亂况斯削則亂成矣王不嘗憂恤之乎憂之莫亟於序爵故告而誨之序爵者集傳所云辨別賢否之道是矣必喻之以執熱者勢急情危不可以須臾緩執熱而不以濯則手立焦灼救亂而不以賢則天下皆陷溺矣若世所謂資格賢不肖渾淆長亂之道非序也
五章蘇氏盡矣傳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葢見左傳衞北宮文子之言而云然第古人引詩斷章文子方言鄭有禮故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孟子言好仁無敵則云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皆引詩之法而非詩本指詩蒙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而及此故箋謂我語女以憂

天下之憂教女以序次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明以易傳非以申傳也疏既彊爲牽合而陳氏啟源又謂傳義實優失之遠矣

釋文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維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其言鄭王異文甚悉臧氏琳及段氏竝從鄭良是案篇首數章言亂在用兵蕩之內奰中國覃及鬼方也此乃自外而內言其聚斂小民則蕩之彊禦掊克也小人之致亂尤在此詩之言是正以爲忍心貪人緣起王改家嗇爲稼穡而詩義隱矣惟鄭本固卽毛本而箋義非卽傳義何以言之傳無功者食天祿以司勳治功曰力有功力

於民者當食天祿今王好任用家嗇之人是使之代力民以食也是毛意蓋解家嗇爲王聚斂於家而不散非但如箋居家吝嗇之說若居家吝嗇則怨猶歸於下且非王所好矣　箋之本孟子大學皆以爲力民代食之反蒙推毛義其本大學則好是家嗇之反也

王本作稼穡釋爲當好知稼穡之艱難又釋稼穡維寶二句曰能知稼穡之事惟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惟好義與上四句絕不相貫其以私意竄改無疑箋以愛代食釋維好字是好卽上好是之好毛鄭亦俱去聲讀釋文於此無音亦爲王說所惑胡氏後箋陳氏疏引韓詩外傳稼穡字從禾以爲韓詩作稼穡有明證竊考之殆不然案外傳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公子晏子

獨奉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歛無已君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閒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正是好聚歛於府庫而不散之意初不及稼穡之事其本亦當作家嗇後人據今毛詩本改之耳

滅我立王忠臣憂國之辭歐陽謂將滅亾我王室是也小人用事軍旅之後繼以凶年天怒民怨並至矣靡有孑字不貫下句與泮水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一例謂一身之力都已耗盡徒念穹蒼冀其哀矜而已韓詩外傳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意亦可見篇首數章皆言天

之降禍至此義始收盡然人也非天也故八章以下但言人事不復言天

八章承五六兩章言季氏本謂卽前章序爵之意是也民生之困苦上天之降災皆由王者輔相之非人詩以惠君不順彼此相形蓋序爵之道當如惠君之所爲而刺今之不然也李氏謂古者順道之君爲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之於衆考察愼擇其相允矣箋析宣猶考愼爲二失之其以自獨二句爲反上文則普集傳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蓋自獨俾臧與宣猶反自有肺腸與秉心反以於其相漫無考愼故耳朱氏疏義謂考者辨之明愼者用之謹輔氏謂獨言相者舉重者言也能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均當

朋友卽六章之家嗇上章之相後章之忍心貪人其云已僭則反予來赫職涼善背覆背善詈是也八章責王之深此乃託爲責友之辭爲篇末三章張本

十章以下復以責王言其見之明暗則有聖人愚人之判言其心之淑慝則有良人忍心不順之殊其是非邪正初不難辨而王好惡錯謬至使正人杜口小民生心是亂國者小人而使之亂者王也故彼此相形至於三四仍冀王之一悟耳貪亂之貪

箋猶欲也

箋以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所行各由其性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惑式穀中垢者其本性曰作曰征則施諸世此言君子之所在有益而小

人之必不可用也若嚴氏引曹氏說征猶討中垢猶內汙而釋爲小人以曖昧之言誣陷君子殊鑿　傳中垢言闇冥中心之垢非闇冥乎疏以土處地中而有垢恐非

左傳杜注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合上章以觀未若箋有所從來之訓爲確特此章當主不善言耳呂氏采李說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非也其以聽言二句指王則允貪人爲榮公集傳不易匪用其良良卽良人之良覆俾我悖王既不明使臣民舉受其悖也

十四章乃復承十章言之一　若此詩專爲友作者用意亦與民勞板詩同然篇中斥友最切至則非同列相戒辭也此其異於彼二篇處如彼二句朱子謂己之所言或亦有中張子謂千慮

一得是也旣之二句箋所云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覩

張說反謂予來相恐較直截

末二章承上章朋友言之箋以三職字謂主由爲政者本當其

職諒爲信用小人末是經兩言諒只當作實解謂民之罔中主

由爲政者實是工相欺違故也諒曰不可二句謂實告女以所

行之不可女反背我而工爲詈也正申成職諒善背之意旣善

背背又善詈所謂反予來赫也王氏肅以民所主爲疏用以申

毛誤毛本作㓅古通用傳訓薄失之

呂氏謂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言以反覆諷切之

也篇末二句箋女雖觝距己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

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兩條能得詩意於言辭之表夫其反覆

諷切冀其受而改悔者正欲王之受而改悔也此其所以為忠臣之心與

詩初皆言民之困窮而已八章始言俾民卒狂十一章乃言民之貪亂至此而言民之罔極回遹以迄未戾皆主由於為政之小人然而任用之者王也則王實使然刺其相正以刺王其不復及天者蓋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大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如此天心可知　天之立君與相以利民也今至於為民不利如云不克則大反其為民上之道民何以堪矣欲無亂難得乎

雲漢

憂旱詩也序為之說曰側身修行而先之以懼又先以內有撥

亂之志此知本之言

宣王時直大旱而已皇甫氏謐謂元年不藉千畝二年不雨六年乃雨疏斥其無據當矣案詩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蓋如晉之荐饑爾雅仍饑爲荐李郭並以爲連歲不熟饑故以仍下釋降字復重至釋薦臻疏申以宣王遭旱非止一年金氏通鑑前編書於宣六年附注大紀連年大旱本此至系北伐南征後撰以詩次未合陳氏啟源胡氏後箋重理皇甫之論不知詩自作於即位初年而不能懸定其爲何年往年不雨今復不雨而不能確指其年數是所謂闕疑之道也

說苑謂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而疏云水旱皆上帝之爲人君爲民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己爲百姓請

命聖人緣人情而作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爲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其義互異夫祈禱之應與不應惟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若以於事未必能已特緣人情而爲之心且不誠何以格神當以劉之言爲正

詩發端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卒章曰瞻卬昊天有嘒其星不言晝而言夜見宣王憂旱之心夜以繼日也於乎何辜今之人見王之憂旱純乎爲民非以爲己王曰二字貫全詩不贅一辭所以傳其焦思蒿目之忱

此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下章傳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鄭司農引此文以證鄭注祭法以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皆用少牢又

注春官大祝六祈以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並與詩合而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鄭箴膏肓以為用牲者不空用春秋之通例見祭法疏其於詩禮固並行不悖孔賈各疏雲漢最詳大司徒最略意初不異左傳疏謂天之見異所以譴告人君欲令改過脩善非為求人飲食既遇天災隨時卽告唯當告請而已是故有幣無牲若乃亢旱歷時霖雨不止然後禱祀羣神求弭災沴者設禮以祭祭必有牲義至明著大司徒疏謂若天災之時祈禱無牲災成之後卽有牲體亦是意耳陳氏引災成之句成誤為滅而謂其不同於孔疏上文云連引靡愛斯牲者見索鬼神是祈禱之事須牲體以薦之又大祝疏災始見時無牲及其災成之後卽有牲亦作災成義並同孔祭法及此疏尤無不符陳又獨以此疏為長何也要之詩禮左傳必參觀之而其義

始盡云
方氏曰首章靡神不舉虛言之以發其端也次章乃備舉所用
祀六章則追思歷年承祀之恭而冀神無怨恫也
禮記郊特牲疏圜丘之祭皇氏曰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
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氏內傳云天子奉
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蒼璧禮神其
先燔者亦蒼璧二章傳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疏謂爲
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
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相通義與皇氏合諸家亦
無異義羅氏泌謂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耳霍漢所言亦
禮神之玉何自而有燔且瘞哉桑經云圭璧既卒春秋傳亦云

下竝走望不愛牲玉君祇以禮神而不燔瘞何言旣卒何言不愛疑韓氏皇氏爲是

篇中寧字箋自曷惠其寧訓安外餘竝訓曾是也曾莫我聽乎曾當我身乎胡曾忍予乎曾將使我遯乎胡曾病我以旱乎皆疑而不定之辭集傳專訓何則於兩胡寧有礙嚴氏兼訓曾猶偏願辭數義恐非古人立言之法

箋克當作刻刻識也王肅訓能云后稷不能福佑我邪王氏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地神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旣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案此釋克爲勝於義較優集傳呂嚴所從也

傳推爲去沮爲止竝確王氏謂不可推知其故則復下第六章

意嚴氏謂不可推過他人不可自沮又與下文不甚貫兢兢二句畏之至也周餘二句畏以民也此下三章皆於末四句述訴神訴先之意昊天二句承上帝不臨言胡不二句承后稷不克言謂昊天上帝則不使我有遺餘矣凡我先祖何不相與畏而來至共救此大旱邪先祖由后稷而廣及羣廟二句是倒文法傳推至之訓本之爾雅釋詁鄭蘇易之固非孫氏毓所申亦未是

云我無所三句傳箋皆以民言大命謂死亾贍顧謂視顧此民集傳以宣王自謂贍爲仰顧爲望案此詩我字通是宣王自我不容此獨岐出若顧視衆民則宣王與大夫君子之責耳惟以爲無所仰望則意在於羣公先正父母先祖也至大命近止衆

傳亦釋爲夙亾之近案王氏總聞謂兩言大命近止言將亾也非是哀辭實有此理不諱此然後可以感人動神何氏古義亦謂大命以國祚言盤庚篇懋建大命是也近止謂滅亾不遠戾確案蕩詩亦曰大命以傾蓋民生所在卽國祚所關不容異視惟明主知之爲諱耳

羣公先祖又承上章言由上帝及羣公先正又由先祖并及父母也傳先祖文武爲民父母殊迂曲歐陽氏謂詩人述宣王訴於父母及先祖爾當矣集傳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范氏補傳亦謂上章既於羣祀之中訴於神之尊者如后稷如上帝此章又於羣祀之中舉其神之親者而告之如雩祀之羣公先正宗廟之

父母先祖是也尤善惟以恩望之故先父母後先祖且以就韻憚暑傳訓勞箋訓畏俱通而傳尤善言我心爲暑所勞其憂心如焦灼於火也（陸孔並丁佐反）若箋疏以宣王眞若畏難此熱氣者未免以解害意卽依鄭讀徒旦反宣王亦非眞畏且憂於暑也爲暑之病苗以病民耳安溪李氏謂又不及父母先祖者知父母先祖之必相憂而無力也

五章憂旱之心無以加矣六章三四句乃承第二章之末而申言之下則李氏謂卽首章次章之意而又專以郊社言之以致望於上帝故又不及羣公先正者知羣公先正之亦必相憂而無力也

是詩言宣王之敬天勤民也七八章又言王之帥先廷臣以敬

南方之國皆統理允矣申伯之國許氏據史記謂申舊國非宣王始封之又謂謝非申伯之國宣王改封申伯於此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之言可見矣申之舊國莫可攷知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其言最審又徐氏善春秋地名攷曰地理志自謂宣王改封之後據詩辭鄭語毛韋注及潛夫論申在宛北序山下路史序即謝也斷爲申即謝初封之申杜孔已不能知闕之可矣亦與許合

陳氏疏引顧氏方輿紀要南陽府唐縣謝城相傳周申伯徙封於此又河南信陽州羅山縣縣西北六十里有謝城及劉昭注續志水經注所說朱氏右曾以爲此皆世本所云任姓之謝或在此以爲申伯之都非是此足裨王所未逮陳又謂漢宛縣申

伯故國縣南有北筮山卽宣王所封之謝較舊都近南在宛縣南不在宛縣北案詩無憑山爲險之文疑謝以北筮山得名而未必其邑於山下若果從宛徙山下則相距咫尺何煩召伯以定其疆地其故由於誤以宛縣爲申之舊而別求地以實謝邑不思漢志潛夫論雖似小異皆卽以謝爲申城曷嘗分申謝而二之邪一統志申城在南陽府南陽縣北二十里呂城在縣西三十里南陽縣北二十五里襄山相近有北筮山

疏以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改邑於謝取其便安蒙以我圖爾居詳之疑未必如孔說及讀史記秦本紀云周孝王欲以非子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

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案此則舊申國雖不能指實何地其爲周京西方諸侯則確有明證矣

以謝改封申伯爲州牧其事重大故命召伯定其宅亦使南國諸侯戴王朝之聲靈也箋謂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恐非詩指疏引王氏肅說召公爲司空主繕治特附會此詩及江漢爲是言城齊之事何以又使仲山甫也胡氏後箋引烝民傳古者諸侯之民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此正與定申伯之宅同義左傳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可見古者建國親侯自有王朝遣官度地定居之制定申伯之宅亦不過定其所居耳得之但此先言其槪其詳則在二三章

傳及集傳訓登爲成箋成法度於南邦范氏補傳謂於是申伯得成此南邦之功而世守之嚴氏引錢氏說登升也自卿士爲牧伯故曰登案如鄭似與上南國是式近複錢則義又別出范說爲優

何氏古義曰用徹法以正其土田則經界之脩明稅賦之畫一皆在其中矣此卽黍苗篇所云平原隰清泉流之事　韓奕言實畝實籍江漢言徹我疆土而此言徹申伯土田蓋自厲王貪暴而徹法壞矣宣王中興之美此亦可見其一也

二章之功三章之庸皆卽謂藩宣之事所以楨幹乎王朝者也特世執以傳後言作庸以當身言耳箋謂起女之功勞是矣傳

御傳云御治事之官箋以爲家宰集傳謂申伯家臣之長蒙案

雅詩之例於大臣有事及之者必舉其人如六月之張仲韓奕之蹶父常武之尹氏皆是鮮有渾言之者若舉其官何不直曰冢宰而猥曰傳御邪箋殆失之集傳援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謂古制如此最爲確證陳氏啟源以周制未必同漢謬矣嚴氏用錢氏說王命申伯傅相及治事之臣略同集傳私人傅訓家臣疏以爲申伯私家之臣在京師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主人降獻私人注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申伯雖是王卿士亦不得純臣故稱私人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葢傅御謂諸侯之命卿以傅相治事猶是王朝之官降是爲大夫士則皆私人矣　朱氏解頤謂徹土田王者之大

法故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傅御亦善

箋以王賜申伯爲將遣之於下章云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嚴氏以路車卽上鉤膺乘車卽上四馬侈君賜而申復言之案錫與遣不同不當混爲一事顧氏學詩謂上章旣有四牡鉤膺之錫矣此於廟策遣復有路車乘馬之贈與後篇贈韓侯同此爲確證

傳寶訓瑞箋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呂氏謂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胡氏後箋又謂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服袞而朝介圭作瑞文選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皆從傳訓瑞此足

以申明傳義王氏肅所云桓圭九寸孫氏毓所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竝與經違

曰信邁曰誠歸申伯言之則爲當大任而不疑下章所云番番也由天下言之則爲慰遠近之屬望下章所云咸喜也嚴氏謂申伯志存王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蓋得其一端箋以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王氏以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殆非所以語古君臣之用心也

箋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疏以爲郿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集傳亦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此一

義也地理考載曹氏說郿在岐東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受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飲餞於郿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陳氏疏亦謂宣王命召公必於岐周則其命申伯亦猶然此又一義也案兩義均善而後說尤覈嚴氏據召誥則至于豐注文王之廟在豐命諸侯必至豐告廟陳氏啟源駁之曰酆鎬相去止二十五里酆亦在郿之東與鎬等耳固是一統志郿縣在陝西鳳翔府東南一百十里故城在縣東北岐山縣在府東五十里南至郿縣三十里東南四十里

以韓奕詩推之信邁則出祖矣郿蓋申伯出衛之所而王就餞之以元舅有功加隆也

疏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復命以此

事此以觧害意也只是一時一事此乃溯原申伯之歸謝所由
得遄行耳集傳謂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
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蓋舉其國中之峙
粻而在道固不待言矣
箋以周爲偏蘇氏易爲周人詳下云戎有良翰蘇義爲允集傳
呂記從之鄒氏泉謂周人就京師之人而言戎周人自相謂也
天下以京師爲根本京師以列國爲藩垣藩垣得人根本之所
由以固也故曰女今有良翰矣此正應維周之翰意最當文武
是憲應篇首數章箋於首章云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
屏是有武也云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是有文也南國是
式式是南邦是文武爲憲也

詩自二章王纘以重大之事以至七章之入國敘次歷歷此又以簡語括申伯以勳戚兼才德之全收盡上文見其允爲周家之楨幹蕃宣而王之隆禮非苟然也故云其生有自來也四章箋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七章云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呂氏云是詩如還其私人以峙其粻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皆善於言詩者

曾氏以文武與柔惠且直辭異實同桑文武固即自柔惠且直出而有才德之辨顧氏謂申伯有文武之才者由有柔惠且直之德耳柔惠故能文直故能武得之

南國式南士保統屬不出南方耳而首章言四國四方卒章又

言萬邦四國者一方統理得人則人知嚴憚而不敢易朝廷也

前後首尾正相應

烝民

序以周室中興歸之任賢使能實於治道能見其大

集傳謂天之生仲山甫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

如凡民而已呂氏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

德也葢有鍾氣之粹者爲故曰天監有周云云竝得經指下章

正言其德德卽懿德山甫爲能充其德焉籛以好是懿德爲好

有美德之人可也但意以民好宣王懿德故天亦好兹宣王爲

生山甫以佐之殊迂

二三兩章呂氏最善柔嘉二句言其德性之美表裏柔嘉協於

當然之則也下二句乃分言之令儀令色修身事也小心翼翼誠意正心事也古人以敖很爲凶德抑詩亦曰無不柔嘉則卽有物有則之則古訓傳箋以爲先王遺典蓋凡經典與五帝三王周公所制宏綱細目皆是觀春秋時名公卿動稱先王而王孫圉言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可見大臣之學如此惠氏棟謂說文引詩作詁訓云訓故言也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此古人小學之一節而謂足以盡仲山甫學術邪呂氏以威儀是力亦爲學問進修蓋威儀有以事異者如玉藻喪容戎容之類及凡禮經所云是有以位異者北宮所言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是非學問之功何以能至

天子是若固是發而措之事業兼以起下二章若非承順大田
曾孫是若謂王心之順閟宮萬民是若謂民心之順魯侯是若
謂公心之順也張氏次仲謂山甫之德如是故有當於天子之
心而使布其明命也得之箋是順從行其所爲也嚴氏謂將順
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非是
呂氏於三章曰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
出則經營四方集傳釋王躬是保曰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
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竝不可易案傳喉舌冢宰也約之
則出納賦政實卽式是百辟之事以詩爲奉命使齊而作故上
既曰明命使賦而此章又詳言之蓋論平時則以保王躬爲重
論本事則以將王命爲主也

集傳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語類文蔚所記一以揚子雲爲說一以孔光之徒爲說二句每爲後人假借故大爲之防如此前人所未有也

四章之說安溪李氏曰王命肅肅而能將之於出納之職無愧矣邦國順否而能明之其賦政必當而百辟是式矣保其身者身無失德非如後世所謂保身也不保其身爲能保王之躬哉德之既修而又夙夜匪懈以盡其誠此所以王躬是保者乎此句義重故於末言之案得此前後數章皆通陸氏謂保者不愧不辱之謂亦善

五章集傳足成上章之意而幷及柔嘉非軟美之謂慮爲鄉原

之流所假借也李氏曰申言其布政以式邦國者如此也愚足以惠鰥寡威足以制彊禦商頌所謂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意亦相發案舉布政式邦國而將王命在其中矣不侮不畏言政卽是言德

呂氏於五章論柔爲入德之方語類舉以爲問朱子謂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仲山甫之柔中有骨幹不是專於柔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欲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案朱子之言於易論語合發明經指尤有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德宜其易舉矣以其輕而精且微有如毛焉則非質之粹學之篤者莫能舉也惟仲山甫天人交至愼之

於微物皆合則爲能舉此懿德我是以發於秉彝之心而愛之莫助云者以見其不留遺憾無待於人之助焉爾中心好之溢乎言辭矣正應篇首四句及第二章

鄧氏元錫有云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人微難烝民具有之而鮮其舉之何氏古義因謂天則無形不可控執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詩意言其微而難見舊說輕而易舉爲非李氏亦謂德之微細如毛言其精深要眇案中庸引此云毛猶有倫荀子彊國篇亦引以明積微至著之功諸說近之而李尤善德者懿德然必積微而後至常人不知愼微則失其天所付畀之理故鮮克舉焉

李氏謂申言其修德以保王躬者如此也朱氏解頤謂舉己之

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卽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者也皆是矣蒙又案合此二章其所言次序略同第四章竝以德列於式百辟保王躬二者之閒蓋旣與事一人補衮闕連文則保王躬之藉有德著矣然第二章於敘山甫懿德之終卽曰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是式百辟而將命莫非德之見端也故以德列其閒見上下之胥由德出耳古人用意之精如此

七八二章專言將王命事曾氏說能道純臣之心仍以保王躬結焉亦見詩人立言之密郝氏敬謂詩稱山甫才德位望爲王保躬補衮之臣不可一日去王所城齊之役何足煩之詩言衮職有闕式遄其歸寓規諷之意則偏矣

詩言四牡征夫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天子之卿視諸侯其有征夫之衆安矣事關禦邊要務故山甫以王命董其成未必興大師動大衆以出也序任賢使能義本分明崧高召伯徹土田營謝城亦因謝人以徹之營之而已語類於此二篇有勞擾之疑葢未考黍苗箋

韓奕

序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其義猶蘊而未宣黃氏日抄云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視爲贅物宣王政典清明一洗衰頹之迹故封申伯以懷南方之諸侯命樊侯城齊以懷東方之諸侯錫命韓侯以懷北方之諸侯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征之規模宏大雖文武之世不是過

也又云謝衛武闢以制楚韓扞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故宣王中興特著二詩焉案此能道宣王措置規模詩之列於大雅以此惟韓扞臨晉當易以韓據全燕蓋韓當日爲幽州牧非爲并州牧疏仍箋誤耳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箋據爲說以梁山爲韓國之鎭諸家承之馮氏名物疏同王氏地理攷兼載水經注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後魏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而附以李氏所疑涿郡乃燕地又有奄受北國之言梁山恐是方城縣相近梁門界上之山顧氏日知錄亦引水經注文以爲卽此奕奕梁山陸氏詩學謂馮說韓城於詩不合若梁山晉望其說不訛於是梁山韓城各得其

實陳氏疏又謂梁卽呂梁梁山在王畿東北交界處又爲韓侯歸國之所經故尹吉甫美宣王錫命韓侯章首卽以禹治梁山除水災比況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梁自夏陽之梁山韓自北國之韓侯發明詩指更無可疑一統志梁山在韓城縣西接郃陽縣界詩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郃陽縣志山在縣西北四十里又云是山延亙緜遠今自郃陽西北逶迤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梁山也

傳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然之道箋以禹決除水災成田貢賦韓侯倬然著明復禹之功傳義正大疏強以箋申傳嚴氏以爲儗非其倫失毛意功莫大於禹故詩人言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以武王之功配禹信南山以

成王之功配禹此詩亦以宣王之功配禹也良是若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乃蘇氏說殊乏義味恐非詩指見潁濱詩傳及讀詩記大全誤作朱子說

傳受命受命爲侯伯也疏申以命之使榦不庭方又言因以其伯故知爲侯伯謂爲州牧集傳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義本班氏白虎通乃韓詩內傳所以釋瞻彼洛矣者朱氏通義謂毛鄭諸家都無此說案左氏文三年傳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而詩言受命又有娶妻事故以爲初立然於卒章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則是錫命爲侯而兼州牧也詳命辭云纘戎祖考以祖考連文明其繼世爲諸侯朱

子正據班書補毛鄭所未及最爲特識朱反執舊義以相訾可乎蒙久立是說後見陳氏疏亦據班說申毛

箋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秦氏五經通考謂此述韓侯入覲儀節與覲禮互相發明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卽覲禮之乘墨車乃朝也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卽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也王錫韓侯卽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也介圭卽五等諸侯所受之瑞毛義得之箋以爲享禮之圭璧非也說與顧氏學詩略同而此較詳顧又謂旂載於車故車馬之賜及之覲禮路先設故先以車言元衮赤舄冕服之上者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是以服言也覲禮路下四亞之故次以馬言也鞹鞃淺幭又於車別其軾言之鞗革金厄

又於馬別其轡言之則又秦所未及也
朱氏疏義謂韓爲侯爵不當服袞但孔氏疏無衣引周禮巾車注謂王子母弟出封者雖爲侯伯而車服皆如上公以九爲節也然又以爲特止於其身後世子孫則各服其服豈周禮至此已變其舊而然與案左氏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是春秋時猶守此禮然則袞服之錫殆亦以州牧特賜與
三章之義證之聘禮方明出祖云者聘禮記所謂出祖釋軷祭酒脯是也出宿云者聘禮於賓歸亦有遂行舍于郊之文是也顯父之贈則舍郊下卽云公使卿贈如覿幣受于舍門外是也然則祖自在國門外而屠卽近郊地名顯父餞之就屠餞之也

彼有贈無燕此因燕而贈待覲侯與聘使禮之隆殺不同而就出宿之地以贈賄則同崧高詩申伯信邁郿盩亦其出宿地而王自餞之禮又加隆焉若春秋時優禮霸國聘使亦有就出宿地餞之者左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是已至聘禮記所云乃飲酒於其側特禮之細者非崧高與此詩之餞鄭精於禮釋禮必舉其義而疏或誤會如箋曰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不留於是也用以明出祖後必出宿之義未嘗謂餞送在出祖時疏乃以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故於祖之下即言出宿其誤一矣云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用以明餞與贈並出王使之義是本其始而言其使同此時同此人疏以於酒殽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

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其誤二矣
秦氏通考謂覲禮於饗禮乃歸之下無侯氏出祖釋軷及卿士出餞之文此詩所陳可補儀禮之未及至乘馬路車之贈又在錫車服之外出於一時特典未必爲常制也顧氏學詩亦以前既有車服之賜今復贈之車馬以寵其行蓋殊典也案此與崧高詩賜申伯略同恐是常制非異數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鹿鳴詩承筐是將亦列鼓瑟吹笙吹笙鼓簧下以此爲準車馬之贈蓋在飲酒時將之可知其厠於殽核籩豆之閒也竝侯氏呂氏專指韓侯爲是
疏以未必受命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此說未是
四牡詩傳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自其國來

京師於禮不應先娶妻後入覲也徐氏光啟謂昏禮當在贈行前章次反後者此詩因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敘始終而以親迎置之此也案於受命後行親迎固禮之所許然詩人因物賦形果爾敘娶妻於贈行前亦奚不可故集傳斷為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何氏古義以為於蹶父所居行親迎之禮蹶父為周卿士意其采邑必在王城外也亦允傳以蹶父卿士里為邑陳氏引周禮載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注小都卿之采地四百里為縣蹶父為王卿士當受采地於縣內里其都邑也尤足證明集傳之義

四章上三句曹氏謂詩人言人之貴必敘其內外親族如碩人詩韓侯迎止以下徐氏鳳彩謂迎以百兩從以諸娣皆邦君之

禮也韓侯始受命爲諸侯故其取妻成其爲夫人也俱書迎親迎此與文王之親迎于渭均爲諸侯親迎之明證陳氏謂諸侯親迎在宣王時禮尚不廢良是百兩彭彭三句鵲巢之百兩御之也諸娣從之二句則其次章之百兩將之也言諸娣以見韓姞爾傳顧之曲顧道義曲顧之云當有成文故列女傳齊孝公迎華氏長女孟姬親授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輿白虎通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竝與傳同楊氏愼以爲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於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顧之字義當如楊說傳寫者誤曲爲回疏巳駁正其釋章指仍譌作回而呂嚴因之　此親迎之終事也

不顯其光大明箋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此箋曰光猶

榮也氣有榮光也氣恐禮之誤觀疏申以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可見又韓侯適於受命後行此昏禮所娶又王朝卿士女故詩人因而及之如是而已集傳不贅一辭得之王氏呂氏似皆有意推說而王義更支離

五章曹氏謂此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輔氏謂上言韓侯之迎韓姞此言韓姞之歸韓國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許氏謂詩人言國之富樂必道其禽獸魚鼈之盛蓋日用之所須者未嘗言及金玉也是亦性情之正之一端也詩人立言不過其則三說能發之惟曹以韓多山則猶誤以同州府韓城縣之韓當之若順天府固安縣古韓城在其縣南縣又在府西

南百二十里而世所稱爲粱山者尙在府之西北其非多山甚

明故詩亦但言川澤不及山也

箋燕安也平安時衆民所築完於義難通釋文載王肅孫毓云

北燕國集傳呂嚴竝從孫王曹氏又有召康公爲司空之說爲

集傳所本顧氏引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

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

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以證其爲冀州之韓城復駁曹

氏說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卽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

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

之築城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

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引王符潛夫論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

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因斷從水經注其辨甚覈一統志采顧說云韓城在固安縣東南縣志今名韓寨營在縣東南十八里

百蠻追貊傳以爲二箋以爲一陳氏疏申傳允矣經之百蠻正是職方之蠻服而追貊乃是夷鎮蕃服大行人所謂九州外之蕃國耳長是蠻服之百國謂因是蠻服之百國而長之則是州內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自是箋義非傳義也

首章述王命之之辭卒章申述命之之事錫命韓侯於始末言之見歸重之意其中覲禮昏禮無不包舉而前後兩章相應章法秩然又崧高稱申伯之功烝民稱山甫之德此篇專美王之錫命乃以捍禦北陲爲中興方略而其錫命又以先祖受命之

故惟其初立來朝未有功德表見故不輕許一言所以爲大雅之才也箋於首次及末章皆說爲美韓侯旣失詩指顧氏又以宣王詩爲侈於前人而韓奕尤侈豈未繹作詩微指乎　因上章言韓土順及韓城卽於韓城順及先祖又於韓侯統轄先舉遠者之追貊爲倒文法令北國得與墉壑畝籍連文而篇首則先受命後言覲中則先娶妻後相攸皆古人結撰處

江漢

疏謂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陳氏以爲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詩而同言淮夷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

夷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爲集傳呂嚴所本或疑淮夷據經傳所言定在淮北不知淮夷有通言專言之別專言則淮夷爲國號惟淮北有之春秋所書是通言則淮南有夷無異淮北初非單指一國此詩所述是詩明曰江漢之滸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固不得謂之在淮北矣以春秋傳詳之淮水以南其國甚多散之則不能有爲聚之則足以作亂在宣王時恃遠蠢動難以偏舉詩故總名曰淮夷而已陳說不易

世傳竹書紀年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鄒氏泉引之以爲一時並出顧氏學詩引劉氏汝楨亦云江漢常武二師一時並發王親帥六師穆公則徵兵江漢以行者也姜氏廣義謂用兵次第詩明言之先命尹吉甫征玁狁次命方叔征荊蠻

故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次則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江漢楚界舟師自江漢入知已在平荆楚之後也又次則王親將以伐淮北征淮南之夷不言淮浦征淮北不言江漢可知其地隔遠徐夷之聯結叛周在淮北而不在淮南故征淮南之夷江漢諸國可爲王師之助而不憂淮北諸夷爲淮南之援也常武自在江漢之後竹書以爲一時竝舉非也胡氏後箋亦謂征淮南之夷必由江漢進兵者意其時淮北徐戎未服故不能由豫兗之境渡淮而南必由揚州之廬江左右而後可以東行至淮也以此知常武伐徐當在江漢平淮之後蒙又案二師果一時竝發詩次應先常武後江漢烏有遣伐反先於親征者邪竹書本難依據今本又出後人僞託牽影附詩書爲之何足信也

呂氏謂江漢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段氏昌武引林賢良事要曰古者畿兵不出所以重內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荊旅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脅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攷也王氏地理攷亦載之案詩凡三言江漢林說蓋得其指呂氏殆即本其師之說而未敢專決與胡氏謂如林說則常武整我六師何以解之然呂云會師以伐而仍不作執一之辭固自無病

箋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為來伐討淮夷蘇氏謂莫敢安徐集傳呂記同蘇其義並主神速嚴氏謂持重之師不貪利疾趨疑於

遲緩故言非敢安處非敢游息案鄭蘇是也句用兩匪字篇中自有其例如三章之匪疚匪棘非是相疑正是相反孫子有言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況順王命而行敢安徐自在乎其以左傳唯敵是求證來求之求則勝

箋來求淮夷所處之說

箋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案箋說是矣其云伐之克勝恐非果如所云詩不應第言經營而已當是諭以朝廷威德皆望風來服因而使傳遽告其成於王耳蘇氏謂淮夷既平遂經營其旁國以告於王得之許氏以為三言四方皆是指淮夷左右而言非天下之四方也上章言江漢湯湯而曰經營四方四方既平下

章言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而曰式辟四方辭旨可見也正發明
鄭蘇㦤嚴氏以淮夷止是南方南方未寧則四方皆將騷動故
經營南方而謂之四方也未然
箋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輔氏謂四方既平則王國庶
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此見宣王能以
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爲心也均善古來宇
內大亂未有不自其偏隅蠢動始者君臣知息其燄銷其萌淸
其原自無莫可收拾之患矣
箋於首章云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眾此又云王於江漢
之水上命召公呂氏引陳氏說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滸而伐
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陳說爲允朱子舊說再

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亦同何氏古義以爲召公從江漢班師至江漢合流之滸適承王後命此於詩辭甚似然果爾召公何以不慮及疆理而遽班師邪此必於告成時請諸王得命而後行詩人歸重於王耳

吉甫獨於召穆名者以平淮夷受上公之賜詩述其錫命拜命者特詳事體嚴重不名不足以稱也

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此與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同一氣象純乎仁義之師矣

朱氏解頤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良法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卽命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也徹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也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固小國之利也

復井田之舊所以戢四國之暴而固小民之利也於是彊之理之盡南海而止則雖濱海之國無不復乎舊封也濱海之民無不安於什一也此所以爲中興之盛也此條能見其大案詩人所陳征伐善後事宜此爲最詳

至于南海疏九州之外謂之四海此本爾雅蓼蕭箋文據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及周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要卽就淮夷四方中之南境言耳何氏焯乃謂詩言至于南海則五嶺之外固嘗臣服建置於周東周而後隔限不通史失其傳秦人遂謂蜀與粵至秦始開案其說始於張晏而晉太康地志承之胡氏禹貢錐指駁正至詳悉就此詩言召公方戡定淮南安得遽略地至五嶺外邪疏矣

釋文來毛如字疏申傳云毛以旬爲徧宣當謂宣布王命箋來訓勤勞旬讀營殊費力集傳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於來求來鋪爲合第章末二句乃嘉辭非勉辭嚴氏謂若作勉辭則與用錫爾祉及下章意不接續此詩武功已成當爲美其克紹康公允矣蓋蒙來旬來宣言女開敏如此是用錫女以福所以爲下章緣起何氏曰康公日闢國百里而其宣布政教亦在江漢之閒所謂是似者此耳譬當如蘇氏訓開本之說文言辟四方而疆理至南海皆汝之開敏其功也傳訓謀殊迂呂氏謂康公後風烈無聞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之亦非

予小子陳氏以王自謂爲是禮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予小子若於至尊敬之大臣閒亦稱之如成王之施於周公可見也氣之

亂召公以其子代宣王其後與周公其和以間王政及是又立
大功非他勳臣比故隆禮亦特異韓詩外傳云傳曰予小子使
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胡氏後箋謂此所引傳
又在韓前如喪服傳中引傳之例其曰予小子正釋此詩二句
是予小子爲王自謙之辭可爲一證箋以女無自減損曰我小
子耳人臣自稱亦曰予小臣無曰予小子者況召穆是時實非
幼小乎

吳氏讀詩一得曰命仲山甫曰纘戎祖考命韓侯曰纘戎祖考
命召虎曰召公是似惟宣王能以祖宗之法爲法故欲其臣皆
以祖宗之心爲心

張氏慧曰首二句終上章事所謂旬宣者卽上章之經營疆理

也末二句起下章意所謂錫祉者卽下章之圭瓚土田也
王制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詩言釐爾集
傳謂使之以祀其先祖是矣非以告其祖賜也文人自當謂文
王告而後錫正示不敢專之義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又申成上
二句未盡意文人言其神周言其地若自告其祖則人臣榮君
賜事耳行之亦在受賜以歸之後嚴氏從集傳得之陳氏啟源
謂若是文王何不自告之而以賜虎哉下言于周受命是就文
王廟命之此時方告文王然集傳以告于文人屬下故云告于
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
不敢專也原謂王自告之何嘗謂賜虎以告陳執鄭義難集傳
而不悟鄭之誤連上讀也古今通禮從無先告私廟後須爵賞

之文顧氏亦以文人卽召祖文侯之命謂追孝于前文人案蘇氏釋云使得追孝於前文人修祭祀也金氏亦云使追孝於前文人皆以爲有文德之先王朱子盍不作顯祖唐叔解同於蘇也　卣下與首韻自召祖命箋用其祖康公受封之禮集傳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似箋爲直截

作召公考箋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集傳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二說均似求之太過嚴氏謂王稱虎能繼康公之功虎謂王命如此我不敢不勉期爲康公之成對揚王休以下七句通是拜稽首之辭

武不可廢故康公於累葉承平則有張皇六師之戒武不可艱
故穆公於功成捷奏則爲矢其文德之箴古大臣爲國家深謀
遠慮引其君於當道志仁如此
大雅吉甫四詩於召穆純發明其心事與宣王以召祖待穆公
而穆公亦以其祖自任其外不贅一辭焉茲最高矣烝民亦皆
古大臣之德業關繫次於是詩者也崧高又次之韓奕志在首
末兩章美王朝之措置得宜爾於韓侯第就外物形容而已凡
皆一視其人以低昂而不差權度如此
常武
詩卒章與上篇卒章用意略同皆不欲其君極意於武功序有
常德以立武事信矣蘇氏以武不可常也宣王之征徐方王猶

允塞而徐方既來兵不勞而民不病則可常也爲說未若序之直截陸氏詩學顧氏學詩援大武爲比益失詩指謂武備不可弛古來幾見常德不失而忘武備者哉

安溪李氏曰皇父爲卿士而兼大師蓋周之三公往往六卿攝之自周召既如此也皇父以南仲爲大祖亦如召虎以召公爲祖畿內公卿視外公侯故皆得立大祖之廟說甚精覈

又謂敬者重其事也戒者厚其備也惠則其興師之本心也茲其兵之三要與案敬戒二者敬爲尤重敬則戒矣荀卿氏之論兵也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又曰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行軍之貴敬如此若箋敬之言警也周禮注亦引

詩作儆戒本三家敬兼有儆義然不如依本字訓敬畏之尤正
大也
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以爲王自親行基說爲是
觀詩辭皆歸重於王卽首二章亦以王命統之與他篇不同可
見集傳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親行則自將矣顧氏謂王雖
親行仍命大將統之非宣王自將此本疏說案春秋傳君不親
行則師之進退聽於將君親行則師之進退聽於君故如城濮
之晉邲之楚鄢陵晉楚軍將俱備春秋必書其君不書其元帥
非卽自將之明徵乎若繻葛王爲中軍適以致敗非行師常法
也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此常法也若王有特命則不

以是拘故休父職大司馬而皇父實爲大將安溪李氏謂皇父大司馬職休父小司馬職失之王使內史策命詩辭鄭重其爲正卿可知況休伯之爲司馬氏楚語有明文乎

箋解章末二句爲王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語蘇氏則連上二句皆司馬戒令之辭案此王命休父而休父以戒其師旅者也其義則傳所謂誅其君弔其民輔氏所謂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兵以速爲上久則毒民而傷財皆善　三事傳立三有事之臣箋三農之事疏引大宰注原隰及平地以證之李氏謂毛不如鄭如湯之耕者不變然後可以見其仁義之師案於不留不處下言之自以箋義爲允

震驚徐方與徐方震驚有別蓋上則震驚之下則自震驚也但

箋以傳遞馳走相恐動則泥嚴氏謂奮揚威武以震動恐懼於徐方如雷之發聲如霆之迅擊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而驚懼矣必震驚之者使懼而服也此以震驚二句爲宣王震懼之甚明王舒保作二句言其節制震驚徐方二句言其聲威

傳截訓治言截然整齊彼淮浦者王師之所在也句法與殷武有截其所相似箋謂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說得周折非經傳意蘇氏謂王師之所在截然無侵略者得之集傳釋爲截然不可犯亦善若何氏古義錢氏詩學解爲堵截小之乎言王師矣黃氏佐曰上章先聲此章後實行師之法

箋既服淮夷又大征徐國集傳呂記不用陳氏疏曰鄭分伐淮夷伐徐爲兩事不知淮夷之國徐爲大伐淮夷即是伐徐二章

云率彼淮浦其下即云省此徐土三章三言徐方四章言淮濆又言淮浦其時徐國必有興師禦兵於淮浦者淮浦之禦兵既已敗散至此則大征徐國深入其國都爾案此說精審正足發明朱呂之意

如飛如翰六句皆言節制如飛如翰荀子所謂從舉進退欲疾以速孫子所謂其疾如風也如江如漢正形容其廣長則衆多之實也如山之苞二句疏謂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動動則不可禦止顧氏日知錄又以上句爲營法下句爲陣法古之善用兵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陣必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之若決水於千仞之溪矣均善李氏以緜緜不可絕翼翼不可亂固得本訓而傳以靚敬釋其義尤

精不測孫子所謂難知如陰也不克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牧野誓師先言不愆于步伐止齊而後言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此詩上章臨陳云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此章移師征徐又只言節制王師之重節制如此金氏注牧誓以爲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得之矣一統志故徐城在安徽泗州引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泗州志古徐城在州東北八十里

猶繇訓道義勝傳箋序有常德以立武事正在此耳漢書嚴助傳引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其解又先於繇集傳本其語而益以非獨兵威然也得詩指矣

武功厎定固足以戡亂黷武不已又適足以致亂好大喜功之心一開亦復何所厎止此古大臣之深慮遠見所以爲萬世法也劉氏小傳謂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安溪李氏又曰二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多矣未有自將者蓋徐自穆王以來負遠僭號在西京時罪浮吳楚非偏師之所能服也抑斯舉也繼於召虎經略之後徐爲彊大必也號召淮南諸夷爲之黨援是以先定南邦翦其枝葉然後執言聲罪六師移之中興次第於此可見

張氏慧曰行兵莫先於擇將首二章言擇將也莫嚴於紀律三章言紀律也而武勇氣勢亦臨敵決勝之要四五章言武勇氣勢也然此皆非其本也其本則操於王之一心故末章以王猶

允塞終之常德立武命篇之意有在矣

瞻卬

歐陽氏以爲呼天仰訴是也降此大厲則已暗指褒姒而言著禍本也邦靡有定兼畿內外士卽三等士蓋內外上下咸受其病者乃降此大厲而然也蟊賊蟊疾箋謂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蘇氏謂小人爲之蟊賊何氏古義謂蟊賊外至比皇父號石父之類蟊疾內生比褒姒案鄭義殆非蘇及何氏必合之乃備何言之下篇同出凡伯亦云蟊賊內訌彼意指小人此意指褒姒而小人亦在其中繹三章至六章自明至蟊賊蟊疾皆是內非外不見下篇內訌之云耶十月之交四章是此句注腳

郭氏變雅斷章衍義曰瘵病也其不曰病而曰瘵者瘵之爲病日傷月損以漸卽於死期也

輔氏謂二章上四句承上章蟊賊下四句承罪罟安溪李氏謂奪人土田人民蟊賊不止者也顚倒有罪無罪罪罟不收者也蒙謂通是罪罟不收之事耳蟊賊蟊疾則本原之病矣

箋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詁訓分明案詩辭與誰生厲階相似言降厲者天而爲之階者長舌之婦也階之厲則必亂又專歸之於婦人焉

三四章痛言褒姒之致亂以冀王之一悟小雅亦言豔妻煽方處褒姒烕之然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凡伯世爲畿內諸侯與王同休戚發於忠憤義不可以已也懿箋謂痛傷之聲爲是

訓美者漢書顏注之失寺傳箋訓近疏謂寺即侍也釋文寺音侍葢古寺與侍通用此古義之不可易者
箋以譖訓不信讀爲僭諸家說各不同惟集傳從箋訓而不用其義以爲旣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最當伊何爲懸亦用鄭意而云反曰是何足爲懸乎於文勢爲合
郭氏又曰如賈三倍二句言以婦人而與聞公事也取譬之辭也然今之君子竟有於賈人之利市識之甚詳者世道之衰無人而不言利也可慨也夫
褒姒之致亂皆王使之然故五章仍歸之王天何以刺二句先以災異動之又言西戎方强宜憂而不憂高明是棄不當忌而反忌朱氏解頤云不弔不祥不畏於天也威儀不類不敬其身

也蒙又案人之云亾邦國殄瘁則王左右皆非其人而國幾於不國矣

後漢書陳蕃竇武爲閹人所害郭泰歎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引證最切但幽王時未聞殺害忠良如桓靈黨錮之禍何至云亾顧氏學詩謂或以罷黜去國或以知幾遠遁非盡死亾是也下篇卒云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見人才斷無泯絕之時但有之而棄諸閒散之地至於潰敗不可收拾雖善者亦無如之何耳若錢謂奔亾嚴氏申以猶何聞信亾之亾泥於言亾字矣

謝氏謂國有賢人如一身之元氣元氣亾則身必喪賢人亾則國必危殄如脉絕瘁如病危誠至論也故有天下者以信任爲

先尤以培植爲急
天怒益深則禍至無日人才鮮少則禦侮誰資凡伯故重言之
以警王也降罔暗指褒姒應前降厲
藐藐昊天二句集傳之解固精呂氏載舊說天雖高遠然仁愛
人君無不鞏固其命亦善詩以昊天始曰則不我惠以昊天終
曰無不克鞏天意之回與不回視乎王心之改與不改耳改則
去褒姒求賢良上不辱於文武而可以爲救於方來矣
哲夫成城二句舊屬二章之末此分章之不得其安者也呂氏
更正而集傳從之不可易矣
召旻
凡伯兩詩前篇主斥褒姒此篇主斥小人而皆以刺王

降喪之喪集傳去聲爲是四章之七句各家所同古音富與疚亦韻也

亂之始生必有饑荒之蠱見小民先受其病元氣凋傷而後兵革從之然天之降饑荒亦非偶然皆由王任用小人上失天心所致遂國是既壞亂象既成而王猶罔知悛改也則禍至無日矣

小人之害國家猶蟊賊之害禾稼訌之訓潰如食根食節之蟲自內以潰也但知昏亂稼喪莫共其職安溪李氏謂昏故潰亂稼故回邪箋謂皆謀夷滅王之國而王卒信任無閒豈其天實爲之邪故曰天降罪罟

集傳於時維婦寺極言婦奄相倚爲奸之害而引歐陽氏五代

史官者傳序之言此昏椓靡其箋以昏椓皆奄人昏其官名椓
椓毁陰者疏因極言奄人易於罔惑人主者或信使親任國之
滅亡多由此作雖非兩詩正解其言足爲炯鑒不可忽也
曾不知其玷箋以小人不知其玷集傳以王不知其玷集傳爲
長案傳所云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小人敗壞國
家叓不由此何能知其玷哉王安知而不知爲君位所以隊也
兢兢業業業業二句箋以爲天下之人之心而我位爲王之位集
傳以爲憂國之人之心而位卽其位以孔塡不寧文同瞻卬觀
之箋爲長也呂嚴得之
項氏謂水之潰者其勢横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怒遂之
盛者爲潰遂亂之盛者爲潰亂皆一理也以經證經最明嚴氏

從之箋以潰茂之潰當作彙迂矣
傳萓水中浮草也箋樹上之棲萓義正相足疏以棲息水上申
傳失毛意矣集傳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甚明草本易潰茂必
言歲旱而義乃見棲萓則有甚於歲旱之草故復繫之如彼而
以一句配兩句箋疏謂草又如萓恐非
蘇氏李氏以昔爲先王之世今爲今世當矣時合如傳謂今時
茲則直指當日也二句是承上章而言小人在位則上下凋瘵
日甚一日不必如傳指賢佞說傳又謂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
箋申以胡不自廢退乃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蓋爲不得已之
辭亦以見王之昏憒難望以進賢退不肖之舉也箋以彼指君
子集傳兄同怳嚴氏引爲援引其黨均未安　王氏釋詞謂兩

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是也不如茲如此也言昔者賢人之富如是今則賢人之疚如此也案文勢與下不云自頻自中不同王概以爲語詞恐非

池之竭矣四句傳箋蘇氏釋文義精矣而其大指則以嚴氏喻內外耗竭爲是如此正與上兩章一意也不云自頻二句當如箋所云言由之也詩文例省用乎字耳溥斯害矣以下箋盡之首章言我居圉卒荒而已二章則言實靖夷我邦至三章而言我位孔貶則切矣及此直云不烖我躬焉所謂烖及其身者也則切之甚矣驪山之禍凡伯蓋有先見而猶冀王之能改焉大臣憂王之心如此集傳以爲自憂之辭嚴氏以爲儆小人之辭恐非詩指

箋以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召公爲召康公蘇氏復暢其義集傳用蘇氏陸氏詩學以爲當近舉宣王中興之業如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云云案經受命之文則其爲文武非宣王時明矣日闢國百里云者自是詩人之詞此不可以辭害志也

陳氏櫟曰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何至有犬戎之禍哉